

略论殷墟卜甲残片左右位置的辨识

On Identifying the Side Position of Oracle Bone Fragments Excavated from
the Yinxu Site

李延彦

Li Yanyan

故宫博物院
The Palace Museum

Journal of Gugong Studies 2018 Vol.19

故宫学刊

二〇一八年 总第十九辑

故宫出版社 |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略论殷墟卜甲残片左右位置的辨识*

On Identifying the Side Position of Oracle Bone Fragments Excavated from the Yinxu Site

李延彦

Li Yanyan

内容提要:

卜甲残片左右位置的辨识,是甲骨形态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以下几方面论述如何从拓本入手辨识殷墟卜甲残片所属位置的左右。首先,对完整卜甲和卜甲残片所属的左右进行了界定;其次,论述卜甲残片左右辨识两个步骤,即观察著录情况,确定拓本以卜甲形态为准绳进行摆放;找依据定左右,从卜兆、钻凿、序数、记兆术语、文例、回纹沟等入手,辨识残片在整版卜甲上位于左边还是右边,以便利研究者使用。

关键词:

殷墟 甲骨形态 卜甲残片 左右 辨识

ABSTRACT:

Identifying the side position of the inscribed oracle bone fragments is one of the fundamental studies of the oracle bone morphology. Based on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 the essay analyzes the approaches to figure out the side positions of the inscribed oracle bone fragments excavated from the Yinxu site through ink rubbings in the following two parts: first, defining the left and right sides of a complete piece of oracle bone and oracle bone fragments; second, discussing the two steps of working out the side position of oracle bone fragments - examining historical records to lay out the ink rubbings according to the forms of the oracle bones, and determining the side position of those fragments of a complete oracle bone based on divinatory readings, drilled holes, numbering marks, terminologies of divination results, style of the texts, and rectangular-spiral cracks so as to facilitate further utilization.

KEYWORDS:

Yinxu site, oracle bone morphology, oracle bone fragments, left and right, identification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故宫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整理与研究”(批准号:14ZDB059)和教育部、国家评委甲骨文研究与应用专项课题“殷墟占卜思想文化再检讨”(批准号:YWZ-J006)系列成果之一。

甲骨文,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成系统的文字,也是研究商代社会极其重要的第一手材料,从材质来看,主要是卜甲和卜骨,其中卜甲多为龟腹甲,间或用背甲。众所周知,卜甲经钻凿灼烧,加之深埋地下已久,出土后辗转迁移,断裂在所难免。殷墟出土的残断卜甲,甲骨文信息缺失不全,给研究者利用带来极大不便。由此,甲骨缀合便成为甲骨文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熟稔甲骨形态,是每一位缀合者必备的技能,而卜甲残片左右位置的辨识,作为甲骨形态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更应得到学者们的重视。由于甲骨实物难得,甲骨拓本便成为研究者主要的研究资料。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论述如何从拓本入手,辨识卜甲残片在整版卜甲上所属位置的左右,以便利研究者使用。

一 卜甲左右的界定

(一) 整版卜甲左右的界定

1. 背甲

背甲正面向上平放(颈甲位于上,尻甲位于下)沿中脊剖开后,人所视的左半是左背甲,右半则是右背甲。本文所说的左右是以人从正面观察背甲所定的左右。即,对左背甲而言,左边甲位于左肋甲的左边,左脊甲位于左肋甲的右边;对右背甲而言,右边甲位于右肋甲的右边,右脊甲位于右肋甲的左边。这里的左右与龟自身的左右是一致的。背甲各个龟缝片之间的位置关系是一定的,左背甲颈甲的反面拓本不能简单地称为“右颈甲”,其余类推。

2. 腹甲

1929年,董作宾先生在《商代龟卜之推测》中明确定义腹甲的左右:

图(水龟腹甲里面图)中所注之左右,姑作外面视之,非里面之左右。

此图为刮去鳞片后之腹甲外面。其左右定名依吾人视之之左右为准,适与龟之本身相反;此为记述之便利计,不得不然。¹

1956年,张秉权先生曾这样界定:“以人为主,人的左边为左,人的右边为右,至于龟甲,则不论它是正面也好,反面也好,一律从人之左右为左右。”²也就是说,界定龟甲的左右,是以人面对完整龟腹甲正面(首甲位于上,尾甲位于下)而定的左右。这种判断龟甲左右的说法,仅仅是对整版卜甲实物而言,如果是判断卜甲残片在整版卜甲上位于左边,还是位于右边,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¹ 董作宾:《商代龟卜之推测》,原载《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第70页,后收入《董作宾先生全集》甲编第三册,艺文印书馆,1977年。

² 张秉权:《卜龟腹甲的序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8本上,第229~230页,1956年。



图1 《乙编》7284 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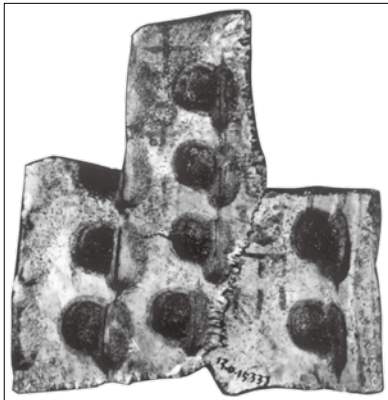


图2 《乙编》7285 照片

（二）卜甲残片所属左右的界定

无论根据卜甲残片实物或是卜甲残片拓本，来辨识卜甲残片在整版卜甲上位于左或右，不能简单地认为“不论它是正面也好，反面也好，一律从人之左右为左右”。因为龟腹甲残片有正反两面，无论正面拓本还是反面拓本，残断的实物在完整龟甲上所处的左右都是一定的。

以《乙编》¹7284（《合集》²14542 正，如图 1 为例，《乙编》7285（《合集》²14542 反，如图 2 是其反面黑白照片。若忽略拓本正反，一律以人之左右为左右，那么，《乙编》7284 是左甲桥连接部分左前甲，《乙编》7285 是右甲桥连接部分右前甲。这样一来，同一残片在完整腹甲上的左右关系就会出现混乱。

再如，《旅藏》³293 从拓本来看，右边和下边是修边和原边，左边是腹桥缝，上边是齿边。若不考虑拓本正反，很容易将其判断为右甲桥。从甲桥刻辞来看，它应该是一版左甲桥的尾甲桥龟缝片。

因此，判断腹甲残片的左右时应将拓本正反考虑在内，不能将左首甲反面拓本简单地判断为“右首甲”，其余部位也应依此类推。

二 卜甲残片左右辨识的步骤

（一）观察拓本著录情况

1. 水平翻转

随着出版技术的发展，计算机排版逐渐成为主流。拓本扫描、录入计算机后，在排版过程中，很可能被水平翻转。以《存补》⁴5·302·2 如图 3 与《存补》5·296·2 如图 4 为例，将前者向右水平翻转，或将后者向左水平翻转，图版完全重合，由此可知，它们同属于一版腹甲残片。在目验实物前，无法确知该版后甲的左右。

2. 摆放不妥

甲骨拓本主要有两种摆放标准：第一种，以文字行款横平竖直来摆放拓本；第二种，以甲骨自然形态来摆放拓本（以龟腹甲为例，常态是首甲在上，尾甲在下，若有拼合或单独的碎片，则按照它们在龟甲上本

1 董作宾：《殷虚文字乙编》（上、中、下，以下简称《乙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1948 年 10 月上辑，1949 年 3 月中辑，1953 年 12 月下辑初版，1994 年 6 月二版。

2 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以下简称《合集》），中华书局，1978～1982 年。

3 朱镇豪、郭富纯：《旅顺博物馆所藏甲骨》（以下简称《旅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

4 胡厚宣辑，王宏、胡振宇整理：《甲骨续存补编》（上、中、下，以下简称《存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 年。

来的状态摆放；以背甲为例，常态是颈甲在上，尻甲在下）。综合来看，后者为优。刘学顺先生在《YH127 坑宾组卜辞研究》中评价《乙编》，认为其不足之一即“《乙编》中有些拓本摆放不当。这些拓本付印时所放位置不是以卜甲本身为标准，而是以文字为准绳，如《乙编》4779¹、4919²、5672³等片，4783⁴、5913等片则贴倒了”⁵。他在评论《合集》时说：“再者，《合集》有少数不完善的缀合，有的属于印刷时拓本位置摆放不当。这是《合集》有待改进的地方。”⁶

在研究卜甲形态时，只有确定拓本摆放妥当后，才可观察齿缝、盾纹等形态特征，进而得出结论。甲骨拓本摆放不妥会给研究者带来错觉。如：

(1) 《合集》2525 如图 5

从图 5 可见，《合集》2525 正上边是龟甲沿兆枝断裂后，形成的阶梯形兆边，下边是曲折的齿边，其上卜兆出枝向右，可见四个兆序辞，分别是“一”“二”“一”“一”。

《合集》2525 反上边是齿缝，左边和下边可见不完整的钻凿，右边是齿边。其上钻凿清晰，可知钻在凿的右边，正面拓本卜兆出枝应向左——这恰与正面拓本相反。

通常情况下，兆序辞在兆干的正上方或右上方，《合集》2525 正偏下的两个兆序辞“一”“一”在齿缝的上方，有违常理。可见，《合集》2525 正是右甲，著录时被倒置，兆序辞“一”“二”分属于反面拓本下方的两个不完整钻凿。比较妥帖的摆放方式如图 6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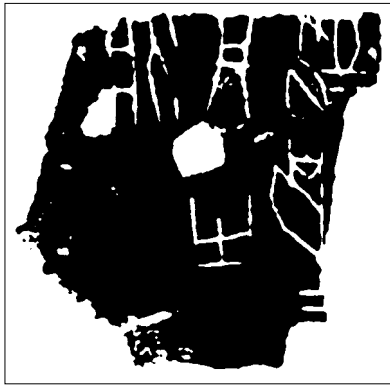


图 3 《存补》5·302·2 拓片



图 4 《存补》5·296·2 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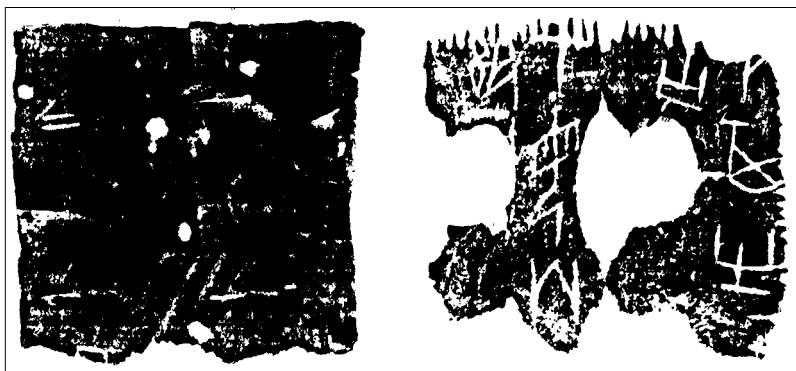


图 5 《合集》2525 正(左)反(右)

1 引者按：已拼入《合集》8167。

2 引者按：《合集》6959。

3 引者按：已拼入《合集》1040。

4 引者按：《合集》789。

5 刘学顺：《YH127 坑宾组卜辞研究》，第 6 页，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指导教师：胡厚宣、李学勤、齐文心，1998 年。

6 刘学顺：《YH127 坑宾组卜辞研究》，第 10 页，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指导教师：胡厚宣、李学勤、齐文心，199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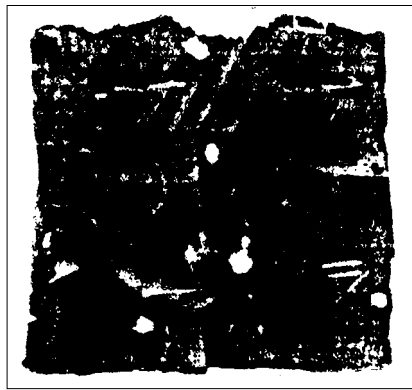


图6 《合集》2525正(倒置)



图7 《北珍》2182拓片及原件



图8 《北珍》2182拓片(顺时针旋转90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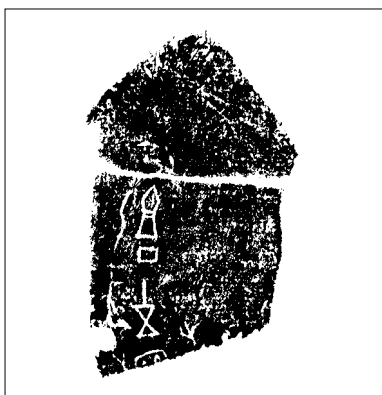


图9 《合集》1887拓片



图10 《合集》1887拓片(顺时针旋转45度)

(2) 《北珍》¹2182

这是一版中甲龟缝片。《北珍》拓本著录如图7，喉肱沟在中甲内部相交，与中沟形成的中字形盾纹位于图版左边，“戊”字像极了“出”字，可见，拓本摆放亦影响卜辞释读。以腹甲形态为准绳，中字形盾纹位于图版上边，如图8所示。

(3) 《合集》1887

此版为左首甲龟缝片，《合集》以文字行款“竖直”为准绳摆放拓本如图9。以腹甲形态为准绳摆放如图10所示。

(4) 《史购》²178

这是一版右首甲残片。它的左边是中缝，上边和右上是原边，右边是断边，下边是兆边，其上可见首甲挫磨痕迹和喉肱沟。《史购》著录时摆放不妥如图11。以腹甲形态为准绳摆放如图12。

(5) 《乙编》1007

左背甲仅有第二肋甲、第三肋甲和部分第四肋甲的两端向上翘起，与第六肋甲相比，这些部位的肋甲骨

1 李钟淑、葛英会编著：《北京大学珍藏甲骨文字》(上、下，以下简称《北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2 李宗焜主编：《史语所购藏甲骨集》(以下简称《史购》)，“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9年。

板向上翘起弧度较小，宽度没有太明显变化。《乙编》1007 著录如图 13 所示，不符合左肋甲特征，比较妥帖的摆放方式如图 14 所示。骨版自左向右明显变宽，且两端下垂，中部向上翘起，弧度较大——以上符合右背甲第六肋甲特征。

(6) 《乙编》1791[劣体类]

左肋甲的右上椎肋缝长于右下椎肋缝。《乙编》1791 如图 15 右上椎肋缝明显短于右下椎肋缝，不符合左肋甲特征，比较妥帖的摆放应如图 16 所示。蒋玉斌先生博士论文第 69 则缀合证明《乙编》摆放的确欠妥。

(7) 《上博》¹2426.616

《上博》2426.616 是第五右脊甲龟缝片。它在《上博》中著录如图 17。左脊甲左上椎肋缝短于左下椎肋缝，且盾纹仅从左下椎肋缝穿过。右脊甲右上椎肋缝短于右下椎肋缝，且盾纹仅从右下椎肋缝穿过。比对脊甲形态特征，可知，该版是右背甲第五脊甲，书中摆放欠妥，应如图 18 所示。

(二) 找依据定左右

卜甲残片究竟位于整版卜甲的左边还是右边，细审拓本，可以找到相关线索。



图 11 《史购》178 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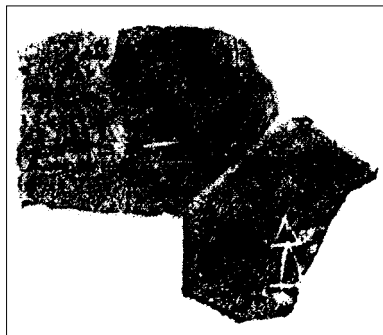


图 12 《史购》178 拓片 (逆时针旋转 135 度)



图 13 《乙编》1007 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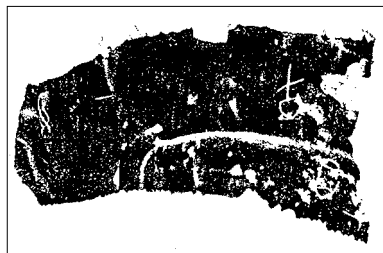


图 14 《乙编》1007 拓片 (旋转 180 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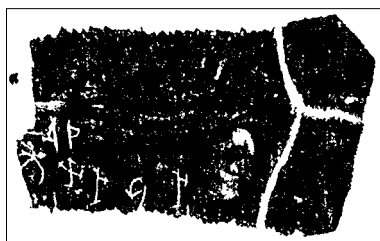


图 15 《乙编》1791 拓片



图 16 《乙编》1791 拓片 (旋转 180 度)



图 17 《上博》2426.616 拓片



图 18 《上博》2426.616 拓片 (旋转 180 度)

¹ 濮茅左编著：《上海博物馆藏甲骨文字》（以下简称《上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年。



图19 《合集》43 正面(左)、反面(右),
(图片来源网址如下:正面照片 [http://www.sdhbs.com.cn/message/upload/U2006-11-15\[000000001273\].jpg](http://www.sdhbs.com.cn/message/upload/U2006-11-15[000000001273].jpg) 反面照片 <http://q.sohu.com/forum/14/topic/52464653>)

1. 卜兆方向

殷人占卜已经渐趋规范,并且形成一套占卜系统。

张秉权先生在《卜龟腹甲的序数》一文中说:

……而坼兆的方面,更是辨别甲骨碎片属于原龟的左右部位

的指针。因为在龟腹甲上,所有的坼兆,永远是向内的,即向中间的纵分的齿缝那一边的,腹甲左边的坼兆,一定是向右边坼裂的,右边的坼兆,一定是向左边坼裂的,我们只要一看坼兆的方向,便可以确定它是属于腹甲的左边或右边的了。¹

陈梦家先生亦有相同观点:

甲与骨,其卜兆大致有一定的方向

腹甲 左半向右,右半向左

背甲 左半向右,右半向左

……

它们的原则是:龟甲以中缝或中脊为标准,无论腹甲或背甲,左甲或右甲兆向一律向中缝或中脊……²

依据卜兆,可以判定卜甲残片的位置。不过,也有例外情况,如《张世放》³01[组]、《合集》43+⁴如图19[典宾]、《北珍》525[黄类]。

2. 钻和凿的位置

陈梦家先生首先注意到钻凿、卜兆与甲骨左右的关系,他说:

甲骨的钻凿之法有三类:(甲)钻,(乙)凿,(丙)钻凿并用。(甲)(丙)两类,必于钻处施灼,



1 张秉权:《卜龟腹甲的序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8本上,第240~241页,1956年。其后,他又在《甲骨文与甲骨学》(第103页,国立编译馆主编,1988年)有进一步说明。

2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11页,科学出版社,1956年。

3 宋镇豪主编:《张世放所藏殷墟甲骨集》,线装书局,2009年。

4 从彩色照片可以发现,《合集》43左首甲卜兆方向向左。何会缀,《龟腹甲新缀第二六则》,先秦史研究室网站 <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2047.html>, 2010年9月5日。何会缀:《龟腹甲新缀五十五则》,先秦史研究室网站, <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2467.html>, 2011年10月13日。方稚松缀:《〈甲骨拼合续集〉446则补缀》,先秦史研究室网站 <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2573.html>, 2012年2月21日。

(乙)类必须凿旁施灼。无论有钻无钻,灼处总在凿的紧旁,故其正面必显出兆干兆枝等成卜字形。由此可知,灼或钻在凿的左或右,即决定正面兆枝的方向,若背面的灼钻在左,则正面的兆枝向右。¹

卜甲反面星罗棋布的钻凿,为辨识残片左右留下了依据。就背甲而言,左右背甲正面的卜兆皆指向中脊的纵剖面。左背甲,钻在凿的右方,呈“”形(正面视之);右背甲,钻在凿的左方,呈“”形(正面视之)。腹甲反面钻凿几乎对称分布在中沟的左右²,左腹甲,钻在凿的右方,与左背甲相类;右腹甲,钻在凿的左方,与右背甲相类。综上所述,从卜甲反面钻凿可以推知甲骨的左右,不过有特例,如:《合集》203[宾组]、《合集》21477[肥笔]、《合集》21703反[子组]、《合集》22274[肥笔]、《甲编》³3914(中甲、甲桥)、《张世放》01[组]。

3. 序数的位置

殷人占卜,于卜甲反面施以钻凿并进行灼烧,正面显现卜兆。同一版卜甲上,往往有不只一个卜兆,为标明卜兆与占卜事项之间的关系,契刻者通常在卜兆的旁边标明序数。

“序数”一词,是张秉权先生在《殷虚卜龟之卜兆及其有关问题》中首先提出来的:“在卜兆的左或右上角,常有一、二、三……数目字,这些字不属于卜辞而是标记卜兆的次序的,所以称之为序数。”⁴后来,他又在《卜龟腹甲的序数》中有进一步说明。

1954年,张先生又指出序数与卜兆的位置关系,他说:

序数字是标示卜兆次序的那些数目字,这些字,通常是刻在卜兆的左上端(卜兆向左者)或右上端(卜兆向右者),但在文武丁时候的一些龟甲中,偶而也有把序数字标记在卜兆的左或右下端的,如《乙编》1318者。然而这种情形究竟不多,不能视为常例。⁵

序数字是标记卜兆的次第的,它所处的地位是在卜兆的左或右上角。⁶

1956年,张先生进一步阐述序数的位置特点和它对形态研究的作用,他说:

序数字的位置,通常是刻在卜兆的左上端(兆向左者),或右上端(兆向右者),也有刻在

1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11页,科学出版社,1956年。

2 不对称者,如《丙编》170(尾甲)、《丙编》215(首甲)、《丙编》303(后甲、尾甲)、《丙》305(前甲)、《丙编》361(后甲)、《丙编》410(甲桥)、《丙编》582(后甲)等。张秉权:《殷虚文字丙编》(以下简称《丙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上辑一1957年8月,上辑二1959年10月,中辑一1962年,中辑二1965年4月,下辑一1967年12月,下辑二1972年初版,1997年5月影印,后收入《甲骨文献集成》第四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

3 董作宾:《殷虚文字甲编》(以下简称《甲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1948年4月初版,1976年11月再版,1998年6月影印。

4 张秉权:《殷虚卜龟之卜兆及其有关问题》注1,原载《“中央研究院”院刊》第1辑,1954年;又见《甲骨文献集成》第17册第20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其后,他又在《卜龟腹甲的序数》中有明确界定。

5 张秉权:《殷虚卜龟之卜兆及其有关问题》,原载《“中央研究院”院刊》第1辑,1954年;又见《甲骨文献集成》第17册第24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

6 张秉权:《殷虚卜龟之卜兆及其有关问题》,原载《“中央研究院”院刊》第1辑,1954年;又见《甲骨文献集成》第17册第24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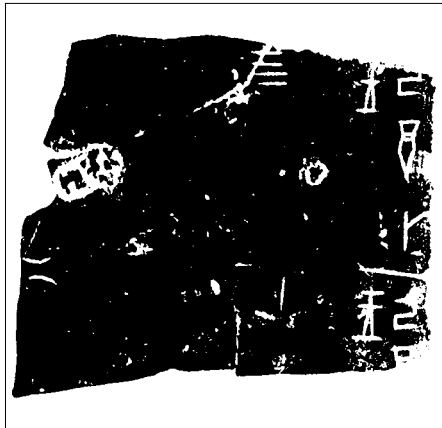


图20 《合集》24060 拓片



图21 《合补》8530 拓片

纵兆的顶端的，但是，在文武丁时代的一些龟甲中，却也偶有例外，譬如《乙编》1318版的序数，便是刻在卜兆的下端的，不过这种情形，是极少的，文武丁时代的卜辞，非常混乱，在龟背甲上，常常可以看到整段卜辞倒刻的现象，

在这零星的碎片上，就很难辨别他们的上下部位了，所以上举的那个例外，也还是颇有问题的。¹

……我们知道，序数字通常都刻在卜兆的左（或右）上端，由于卜辞避兆的情形，以及序数排列的行式，便可以确定卜兆的方向了，由卜兆的方向，便可以分别出这一版拓本是属于龟甲的左右部位了。²

1999年，宋镇豪先生总结序数与卜兆的关系时说：“序数契刻的位置，凡兆枝向左者，一般刻在左上方，反之，则刻在右上方，但也有刻在纵兆顶端的，刻在下端的极少。”³

从序数的位置，可以推断兆枝的方向，进而判断残片的左右。

此外，何会女士更加深入地阐述了序数对辨识甲骨材质和部位的作用。她说：“腹甲上的序数排列也很有特点，一般来说，右腹甲上的序数多为奇数，左腹甲上的序数多为偶数。因此，当遇到甲骨残片时，若其上的兆序辞均为‘奇数’或均为‘偶数’时，便可以确定它是龟腹甲的残片。然后，再根据序数辞的‘奇、偶’情况，进一步判断是左半还是右半。”⁴以《合集》24060如图20、《合补》⁵8530如图21为例，它们是出组二类卜王卜辞，其上兆序辞皆为偶数，据此推断，它们都是左腹甲。

4. 记兆术语的位置

记兆术语是张秉权先生在《殷虚卜龟之卜兆及其有关问题》中提出来的：“在卜兆的左或右下角常有大吉、小吉、上吉、引吉等语词，这是标记卜兆的性质的，故名之曰记兆术语。”⁶张氏还发现了记兆术语的位置特点，

1 张秉权：《卜龟腹甲的序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8本上，第230页，1956年。

2 张秉权：《卜龟腹甲的序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8本上，第241页，1956年。其后，他又在《甲骨文与甲骨学》（第103页，国立编译馆主编，1988年）中重申这一观点。

3 宋镇豪：《再论殷商王朝甲骨占卜制度》，第12～27页，《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9年第1期。

4 何会：《殷墟王卜辞龟腹甲文例研究》，第23页，首都师范大学博士毕业论文，指导教师：黄天树，2014年6月。

5 彭邦炯、谢济、马季凡编：《甲骨文合集补编》（以下简称《合补》），语文出版社，1999年。

6 张秉权：《殷虚卜龟之卜兆及其有关问题》，原载《“中央研究院”院刊》第1辑，1954年；又见《甲骨文集成》第17册，第20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

即“在卜兆的左或右下角”¹。

由此，通过记兆术语的位置和排列方式，可以推知卜兆的坼裂方向，进而知晓残片所属的具体部位。

5. 文例

董作宾先生最先留意到文例与甲骨左右的关系，他在《甲骨实物之整理》中说：

“随着卜兆的左右，而有文

例的左行右行，而有龟腹甲、背甲之分别左右，牛胛骨之分别左右，一望可知。”²

卜辞大多逆兆刻写，依据卜辞行款方向，可以推断出卜兆方向，进而判断出残片所属的左右。值得注意的是，龟腹甲靠近边缘的刻辞有两种文例：自外而内刻写和自内而外刻写。以首甲为例，此处刻辞大多自外而内刻写，如《合集》11484、《合集》11497，偶有例外，如《历》³168、《北珍》995、《拼续》⁴439、《拼续》447。此依据不可单独使用。

6. 背甲回纹沟⁵

宋雅萍女士“发现背甲上的盾纹（引者按：回纹沟）也可以作为判断左、右背甲的依据。肋甲上直行的盾纹（引者按：回纹沟），通常会朝向脊甲的方向，也就是说直行的盾纹与卜枝的方向是一致的”⁶。

背甲上，完整的回纹沟由圆角矩形环构成，自圆环中心向外，回纹沟越来越深，越来越清晰。从拓本来看，清晰的回纹沟大多位于肋甲和边甲的外缘，即左肋甲、左边甲的左侧和右肋甲、右边甲的右侧。以《旅藏》349如图22为例，它的上下两条边缘是椎缝，左右两边是兆边，其上“凵”状回纹沟位置偏右，所以，它是一版宾三类右肋甲。《旅藏》666如图23上下两条边缘皆为椎缝，左边是兆边和肋缘缝，右边是兆边，其上回纹沟呈“凵”状，且残甲自右向左逐渐变宽，因此，它是左背甲第六肋甲。

7. 肋甲盾纹相交点、两边齿缝的形状

除第八肋甲偶有两个盾纹相交点外，其余肋甲均只有一个盾纹相交点，且相交点位于靠近脊甲的一侧，即左肋甲的盾纹相交点在右边，右肋甲的盾纹相交点在左边。

除第一肋甲外，肋甲的两条椎肋缝呈钝角，有别于肋缘缝的直线。左肋甲的右上椎肋缝长于右下椎肋



图 22 《旅藏》349 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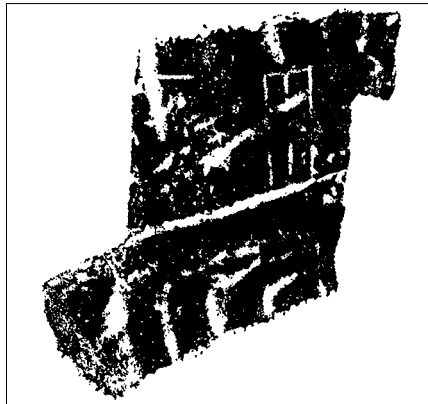


图 23 《旅藏》666 拓片

1 张秉权：《殷墟卜龟之卜兆及其有关问题》，原载《“中央研究院”院刊》第1辑，1954年；又见《甲骨文献集成》第17册，第24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

2 董作宾：《甲骨实物之整理》，原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9本下，1958年；又见《董作宾先生全集》甲编第三册，艺文印书馆，1977年。

3 宋镇豪、赵鹏、马季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甲骨集》（以下简称《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4 黄天树：《甲骨拼合续集》（以下简称《拼续》），学苑出版社，2011年。

5 关于背甲结构名称及相关术语，参见第二章第一节背甲形态概述。

6 宋雅萍：《殷墟 YH127 坑背甲刻辞研究》第22页，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蔡哲茂、林宏明，2008年。

缝，且盾纹仅从右上椎肋缝穿过。右肋甲左上椎肋缝长于左下椎肋缝，且盾纹仅从左上椎肋缝穿过。《旅藏》1327 左边是直线状的肋缘缝，因此它是一版左肋甲。

综上所述，从拓本入手辨识卜甲残片的左右时，首先，观察拓本是否在著录过程中被水平翻转；其次，判断其摆放是否以卜甲形态为准绳；最后，从卜兆、钻凿、序数位置、记兆术语的位置、文例、回纹沟等方面综合考察，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研究室]